

→ 《当代》书丛

王刚 著

BY WANG GANG

世间存在两种语言：

光明的和黑暗的，细腻的和粗糙的，柔软的和坚硬的，

# 英格力士

ENGLISH

人注定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。

人注定为此而受难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 
PUBLISHING HOUSE

王刚 著

BY WANG GANG

# 英格力士

ENGLISH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THE PEOPLE LITERATURE  
PUBLISHING HOUSE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英格力士/王刚著. 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4.9  
ISBN 7-02-004768-8

I. 英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75520 号

责任编辑:周昌义 赵 萍

装帧设计:翁 涌 责任校对:常 虹

责任印制:王景林 插 图:于绍文

英 格 力 士

Ying Ge Li Shi

王 刚 著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70 千字 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12.5 插页 2  
200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20000

ISBN 7-02-004768-8/I·3667

定价 23.00 元

### 作者简介：

王刚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出生于新疆石河子市。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，获学士学位，后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及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，获硕士学位。

1987年在《当代》杂志发表小说《冰凉的阳光》，之后有小说《博格达童话》、《红手》、《秋天的男人》、《遥远的阳光》等在《收获》、《当代》、《北京文学》、《作家》、《人民文学》等刊物发表。是当时引人注目的青年小说家之一。1996年写出长篇小说《月亮背面》并再次由《当代》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推出。编剧的影视作品有：电影《甲方乙方》、《天下无贼》，电视剧《月亮背面》。

### 内容简介：

少年刘爱梦寐以求能够拥有一本厚厚的英语词典，渴望能够说一口纯正的“英格力士(English)”。文明稀有的年代，成年人将对文明的向往自残般地压抑着，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却执著地追求着心目中的神圣、仁慈以及优雅与真诚，在他敏锐躁动而又无所顾及的目光下，一串串隐蔽的事件，一个个复杂的心灵一一呈现。



## 拉斯蒂涅王刚

周昌义

### 1

很多年前,读到王刚的《冰凉的阳光》初稿,我对王刚说,彻头彻尾的拉斯蒂涅。

说彻头彻尾,包括小说,也包括王刚本人。通常说小说拉斯蒂涅,没意见,说本人拉斯蒂涅,意见就大了。但王刚不同,王刚直点头说,就是就是。然后就公然宣称自己是外省的野心家。

王刚曾说过,作为一个流浪者,他经常在深夜中徘徊于北京的黑暗之中,对于周围高楼和温暖灯光充满着一种复杂的情绪。

心态不平和,有害身心健康,却有益于文学。他的中篇小说《冰凉的阳光》和《遥远的阳光》,写外省青年良心挣扎的矛盾和痛苦,不要说当今文坛,就是巴尔扎克和斯汤达尔,也没他沉痛和投入(这不一定全是优点)。能够坦然承认并放纵拉斯蒂涅情绪,放眼文坛,惟王刚而已;当时曾戏想:如果文坛需要诞生斯汤达尔,也非王刚莫属。

就在《当代》发表了。读者和文坛反映也都不错。如果不是因为阳光既遥远且冰凉，还能获得《当代》文学奖。所以我说王刚，你就等着火吧。见迟迟没火起来，又安慰他说，成千上万的文学拉斯蒂涅呕心沥血乃至倾家荡产，连一个铅字都没得到，比较起来，他已经很幸运了。他要心态平和些，应该知足了。

私心又想，王刚要真知足了，心态平和下来，拉斯蒂涅情绪没了，凭什么在文坛上混？生活为难王刚，给他压抑和痛苦，就为了给他创作动力？就为了造就斯汤达尔？

## 2

“阳光系列”之后，是长篇拉斯蒂涅《月亮背面》：

一男一女，两个青年知识分子结伴，在金融界坑蒙拐骗的同时，产生了爱情，也产生了职业骗子的职业悲剧：男女双方都无法证明自己的感情是真爱而不是欺骗。

既好看，也沉痛，还深刻。其拉斯蒂涅的层次，已经超越了面对上流社会的屈辱和怨恨。王刚大约已经感觉到悲凉：即便他成功地安家北京，他内心的伤痕，也已经永远无法愈合。

《月亮背面》由《当代》刊发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。

大家又等着火。但当时的文坛，如同水泊梁山，一百零八条好汉已经排定座次，聚义厅里，已经座无虚席，想要宋江哥哥发话，留出一席之地，已经不可能。惟一出路，是靠了十八般武艺，先在山下闹腾起来，就算宋江哥哥不下山来请，也能混个江湖名声。

譬如苏童，通过张艺谋，在电影界先闹腾起来。

譬如王朔，靠了“痞子”精神，在江湖少年中先闹腾起来。

王刚能不能靠了《月亮背面》，在千千万万拉斯蒂涅中间先闹腾起来？

果然就有了征兆：冯小刚和王朔看上《月亮背面》，邀王刚改编成电视连续剧，冯小刚导演王朔总策划，徐帆和冯远征主演。那时候，徐帆和冯远征引人注目，冯小刚加王朔这对搭档更是如日中天，《月亮背面》又是冯小刚们挖空心思要打造的“纯艺术片”，播放之日，不说万人空巷，起码也该成为一时话题。作为原著和编剧，王刚想不火也不成啊！

电视剧拍好了，到出版社来放样片，大家都说好看，应该能火。

我就拍王刚的肩头，要他回家等着火。

谁也想不到，电视剧《月亮背面》别说红火，连顺利地播出都艰难。却原来，如日中天的冯小刚也是拉斯蒂涅，靠了他的怪才在票房上闹腾行，想要靠“艺术”让宋江哥哥们点头通过，难上加难啊！

那以后，冯小刚就安下心来，在票房上闹腾，终于成为票房大师。那以后，文学拉斯蒂涅王刚也安下心来，和影视拉斯蒂涅冯小刚联手，合作了电影《甲方乙方》和《天下无贼》。

看着王刚渐渐成了影视界名编，我就想，斯汤达尔休矣。

### 3

几年过去了，突然接到王刚电话，要把他新写的长篇送来。

我觉得意外：王刚还能写长篇？又感到高兴：斯汤达尔今犹在。心想，社会又变革了多年，穷人还穷，富人更富；上流的更上



流,下流的更下流。王刚也多漂了几年,经历的沉浮跌宕荣辱更丰富多彩。社会和王刚都积攒了更多的拉斯蒂涅情绪,以王刚的本性,还不写出个拉斯蒂涅大全来?

却没想到王刚写的是这部《英格力士》,讲的是一段往事。

社会多浮躁,文坛多浮躁,作家多浮躁。以王刚的性格,应该比别人更浮躁,却没想到他能够抛开灯红酒绿燕舞莺歌,去回忆三十多年前的儿时岁月,而且如此专注如此沉静。

暂离文学,触电影视的作家不少,红火之后,都想重返文学。所作小说,结构冲突起伏都极有章法,但在纸上阅读,感觉还是电视连续剧,与小说无关。却没想到这部《英格力士》,不仅了无影电视痕迹,甚至比王刚触电以前的小说,还要“纯正”。

我曾经以为,王刚创作,永远摆脱不掉拉斯蒂涅的情怀和视角,他的作品,注定了尖锐深刻,也注定了狭隘极端。却没想到,《英格力士》能够脱离拉斯蒂涅仇恨的目光,从更宽广的角度忧伤地反思历史和人生。

总之,没想到《英格力士》能够这么好。用终审的话说:是几年来难得一见的厚重之作。

只是不知道还能不能红火。

有些人没有丝毫理由,就不停地火;有些人理直气壮,可就是不火。没有道理可讲,谋事在人,成事在天。也许王刚天生拉斯蒂涅的命,注定了内心无法平衡。也许上天就是要留下拉斯蒂涅的种子,在永远无法平衡的社会中延续斯汤达尔希望。

所以,在《英格力士》中,在讲述与底层和上层、上流和下流无关的往事时,王刚还是忍不住要骂两句“你们口里人”如何如何。最经典的有一句:“你们口里人是喝长江黄河水长大的,我不是。”

我告诉王刚，这是新疆拉斯蒂涅的误会，其实，我们“口里人”和他一样，在长身体的时候，也没喝着长江黄河的水。我这个“口里人”，我这个口里拉斯蒂涅，不仅没喝着长江黄河的水，还没有遇上“英格力士”老师。也正因为此，他这部《英格力士》也才有了超越新疆，覆盖全国的意思。

# 第 一 章

## 1

那年春天,可能是五月份,乌鲁木齐被天山上的阳光照耀得欢天喜地,我像满天飘扬的雪片一样,从窗户里进了学校,然后坐在窗前的位子上,看着外边的大雪和太阳。乌鲁木齐就是这样,经常是太阳和雪花朝你一起冲过来,而且是在春天的五月里,在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口里人连田野和桃花看得都有些烦的时候。

阿吉泰进教室的时候没有人喊起立,教室就像是河边的原野,我们是欢快

的昆虫,没有注意到她进来。她朝前边走了几步,李垃圾叫了一声,我们的目光才集中在了阿吉泰身上。

因为我们没有把握,我们没有想到阿吉泰还真的会来。

我以为她多一半不会来了。

阿吉泰站在讲台上,她没有说话,眼泪就先流了出来。

你们肯定已经猜出来了,为什么今天所有的男孩儿都会心情沉重,因为阿吉泰要走了,而且她长得漂亮,她皮肤很白,她是二转子,对不起,二转子是乌鲁木齐话,我得翻译:那就是她妈妈是维族,她爸爸是汉族,或者相反,她爸爸是维族,她妈妈是汉族。

我们从去年开始就不学俄语了,从今天开始就不学维语了。我们对任何语言都不感兴趣,我们只对阿吉泰这样的女人感兴趣,尽管她是女老师,可是她的脖子和她的眼泪都是我在黎明时比太阳还渴望的东西。

阿吉泰要走了,你们知道我这句话的分量吗?

她看着我们大家,那一刻所有的男生都屏住了呼吸,像要等着被宣判一样,关于阿吉泰的传说这些天就很多了,有人甚至说她昨天已经上了一辆大卡车,坐在前边的驾驶员旁边,去的地方是喀什噶尔,那是她妈妈的老家。谣言毕竟是谣言,现在她还站在台上,看来李垃圾是对的,她还要来上最后一课。

阿吉泰转过身去,我看见了她的腰,还有腰下边的部分,它们在扭动,像是乌鲁木齐河边夏天的榆树叶,在风中轻轻摇晃。然后,她用手中的粉笔,在黑板上写下了五个字:

毛主席语录

她勉强写完这几个字,就再也写不下去了。她转过身来,用汉语说:

“我不想走,不想离开你们。”

男生“噢”的一声,开始像麻雀一样地飞来飞去,就好像那不是教室里,而是在天空。

阿吉泰看着我们这样,她笑了,她的笑像谁呢?有谁的嘴唇能跟她比?

李垃圾突然大声喊起来:

“毛主席万岁!”

全班都笑了,这次也包括女生。

然后,然后是大家和李垃圾一起喊:

“毛主席万万岁!”

阿吉泰等欢呼声停止之后,才说:

“你们真的那么想学维语?想让我留下?”

教室静默下来,阿吉泰想错了,男生们对任何语言都不感兴趣,连汉语他们都不想学,更不要说维语,而女生们已经盼望了很久,她们等待的是英语课,English很快将会像第一场春雨一样荡漾过在你们看来是那么遥远的天山,降临到乌鲁木齐的河滩里,以及在学校旁边十七湖的沼泽上。

阿吉泰的目光忽然停留在了我的脸上,她看着我的眼睛,说:刘爱,你一直在发愣,你在想什么?

我的脸红了,全班都看着我,我站了起来。

阿吉泰还是第一次这样问我,我变得口吃,我说:“什么也没想。”

她笑了,说坐下吧。

我犹豫了一下,说:“阿老师,你……”

她说:“我说了多少次,你们不要叫我阿老师,要叫阿吉泰老师,以后就叫我阿吉泰吧。反正我以后也不当老师了。”

我说:“你不会走吧?”

她说:“要走了,到商业上去。”

我坐下后,心想什么叫到商业上去?那就是说,她今后会在商店里?她会去哪个商店呢?

阿吉泰说:“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学英语,昨天我见了你们的英语老师,是一个男老师。他叫王亚军。”

男生立即“噢”的一声,表示不屑。

阿吉泰笑了,说:“好了,下课吧。”

阿吉泰在我们的注目下走了出去,我又一次地凝视着她金黄色的头发像湖里的水草一样地在飘荡。

窗外的一切都像雪花一样地游手好闲,我朝高处望去,天空蓝得简直让我想哭,男孩儿的眼泪尽管不像女孩儿的眼泪,但是你们没有见过我童年时乌鲁木齐的天空有多么蓝,所以我就不好意思在你们面前流出泪水。

其实,心情沉重的不光是我一个男生,而是全部,甚至包括李垃圾这样的人。

女孩儿在看天空的时候,没有说她们想哭的,于是我怀疑回忆是不是经常出错,面对那些说不出道理的色彩,百感交集的为什么总是我这样敏感的“儿娃子”?他长着求巴子,在五年级一班的教室里,他已经有些变声,他对天空的迷恋程度远远超过他

同班的女生,尽管她们身上的衣服连补钉都是有色彩的。

儿娃子和求巴子都是我们乌鲁木齐话,如果你们口里人和外国人硬要让我又一次翻译的话,我得慎重一些,然后说:就是长着鸡巴的男孩。

很静很静的,没有人再说话。

俄语走了,维语走了,英语就要来了。

## 2

童年的忧郁经常远远胜过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。

我们想的当然不是死亡,而是出生,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儿娃子,我发现自己内心的难过有时比黑夜还要漫长,我会忍不住地望着雪山和天空发愣,我们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地呢?我为什么要生在新疆乌鲁木齐这样的地方,五月份,甚至是六月份都会突然下雪,然后就是满地泥泞。春天里,到处都是冰雪融化的积水,我走在泛着阳光的路上,感到四面八方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很远的地方,总有银亮的东西在朝我眨眼,在停课的那些日子,我不止一次地去天际边,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像水一样地闪光。我去过雅玛里克山,那儿除了泥土就是沙子,还有西山公墓,经常枪毙人的地方。

我从小就感到乌鲁木齐是孤独的,或者说我是那儿孤独的孩子。

四岁那年我随父母回过一趟南京,路途遥远的都让我绝望了,我以为永远到不了目的地了,当见到了这样一座巨大的城市

时,我被许多高楼,还有那么多人冲击的头晕目眩。

妈妈说:“那是爸爸妈妈长大并且上学的地方,你看,这种树叫法国梧桐。”

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法国这个字眼。

“法国在哪儿?”

“在哪儿? 在欧洲。”

“欧洲在哪儿?”

“在海的那边。”

“海在哪儿?”

“很多地方都有海。”

“那我为什么没见过? 海在哪儿?”

“新疆没有海。”

“为什么新疆没有海?”

“过去曾经是一片海,以后干了。”

“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生在那个海都干了的地方?”

爸爸看我这样问,就接过话题,说:

“没有海,可是有天山。”

妈妈说:“每年春天里,天山冰雪融化成水,流到乌鲁木齐河里……”

“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生在乌鲁木齐? 我不想生在那样的地方,我想生在这儿。”

其实,那天在南京的街头,我本是想说:

“我想被你们生在这儿,生在南京。”

父母不好意思地对望了一下,他们在微笑,那里边有爱意。



妈妈说：“为什么要给你起名叫刘爱？”

我不想听了，妈妈原来说过。

我说：“我头晕。”

我立即让我的脑子去想别的。从小我就有这样的本事，当我不想听什么了，我立即可以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，并让它们走进天空、山里，或者我直到今天了还没有见过的大海。

真的，没有什么事比被迫出生这件事那么悲壮了，就是说你一出来，一切都已经决定了，无法改变。

你在一个蛮荒的地方，渐渐长大，你喝的是天山融化的雪水，你会在长大以后发现，你长得都跟南京这个地方的人不一样，你的皮肤有些粗，你说话的腔调让内地人笑话，尽管你对他们说了，我们乌鲁木齐是一座城市，可是他们仍然会问：

“你们上学都是骑马去吧？”

被迫出生在乌鲁木齐，那是我，可是父母呢？他们是被迫去的吗？真的，他们为什么给我取了一个这样不男不女的名字：刘爱。

爱是一种仁慈，是一种高贵。这样说是不是很做作？刘爱，刘爱。这真是一个做作的名字。

那天的南京很热，空气像是被火烧着了一样，我吃完了最后一片鸭子之后，父亲带着我和妈妈去买了一台留声机，然后他提着留声机和妈妈走在前边，我跟在他们身后，沿着法国的梧桐走着，拐了一个弯之后，进了一座木头搭建的小楼里，父亲敲开了他同学的家门，他们对坐着，彼此看了一下，他对同学说：“明天就要回新疆了，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”